圃隱先生集 二

共四

圃隱先生集卷之三

雜著

松軒　李侍中畫像讚

風彩豪俊華峯之隼智略深雄南陽之龍或判事廟堂之上或決勝帷幄之中遏洪流於滄海扶日出於咸池求古人於簡策蓋如公者幾希

惕若齋銘

惟天之行日九萬程須臾有閒物便不生逝者如斯衮衮無已一念作病血脈中否君子是之夕惕乾乾積力之極對越在天

祭金得培文

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其理則一古人有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寇闌入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倡大義遠近響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歸服其罪然後討之可也柰何汗馬未乾凱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魄千秋萬歲必飲血於

九泉之下嗚呼命也如之何如之何

圓照卷子

如天之圓廣大無邊如鏡之照了達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與心而吾家亦許之以近理然其圓也可以應萬事乎其照也可以窮精義乎吾恨不得時遭乎靈山之會詰一言於黃面老子

隱溪霜竹軒卷子

水上有地地以幽泉溪兮海兮無餘欠焉心兮本虛直哉惟清能霜與雪玉女于成上人何取于此一以觀物理之妙一以配道行之貞

縉紳一作紳縉

寄浙東佩玉齋郏士安

思佳人兮如玉隔滄海兮共明月顧茫茫兮九州豺狼當途兮龍野戰紲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讌進以禮兮退以義縉紳笏兮戴華簪顧一見兮道予意君何爲兮江之南

金海山城記

昔先王南巡次于尚余時召入爲翰林始識朴侯葳於旅舍相從而悅之自是比肩事先王十有餘年固已服其才焉及今上卽位之明年余以罪謫居南方其冬倭陷金海人皆言曰金海倭衝也今已陷且殘

之後雖有智者殆難以爲治俄而聞朴侯出爲守顧
謂人曰余知朴侯其必有以處此矣侯始至乃能日
夜疲精竭思設計推恩凍餒者使之飽暖呻吟者使
之謳歌煨燼者使之奐輪缺毁者使之牢緻旬月之
間百廢擧矣侯猶慊然憂形於色曰是奚足爲政近
日之陷夫而哭妻子而哭父母者聲相續也失今不
圖後當復然此余之痛心也乃告於衆曰倭勢日熾
去海百里尚受其害况此海曲之邑水環其境者直
死地也苟非施險無以爲也於是出令修古山城擴
而大之累石爲固因山爲高功既訖自下望之壁立

千仞雖使一夫當門萬夫莫能開也府人通憲大夫
裴公元龍走書來請曰山城之修萬世利也知吾侯
者莫如子敢以爲請余惟設險守國之道自古帝王
未有不資是以爲治者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蓋言輕重小大之差耳非爲取其一而
廢其二也嗚呼祖宗之法亦密矣余嘗佐幕朔方按
行東北塞上有古山城橫截山川首尾千里其閒要
害之地邏戍營屯之所動至千百當時經營禦倭之
迹蓋可見也往與契丹金元接境爲敵抗衡幾年能
不失舊物以至于今者豈偶然而致之哉今國家用

兵二十餘年城砦池隍所在頽廢無異太平無虞之世夫今之謀臣智將算無遺策豈獨不知城池所以待盜賊也顧棄而不爲其志將以長槍勁弩與敵從事於平原廣野芟夷之盡滅之以快於心以彼設險守國爲拙策也倭寇之爲寇小矣國家之財力殫竭矣於是每兵出而每北向之長槍勁弩快心之策反爲敵所笑嗚呼惜也以契丹金元之敵而不畏何其壯也今何爲而反困於是耶朴葳之舉蓋憤於此也將使金海之民平居無事則下山而田入海而漁及見烽燧收妻孥而入城則可以高枕而卧矣孰謂設

險自固爲拙策也余將訪古伽倻之墟當擧酒於新
城之上以賀朴侯政績之有成也

請勿迎元使疏

臣聞爲天下國家者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
疑貳人心之疑百事之禍也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
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
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
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
爵錫賚相望者六年于玆矣今上卽位之初賊臣金
義因禮送　天使中路擅殺反入北元與元氏遺孽

讓納瀋王既殺 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國家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胥奉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衞三人張自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衞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待一飽以延須臾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强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赦焉國家

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
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況
又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
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
若興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
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
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
日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
義通謀欲以絕 上國安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
既死宜速定計以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

洶恐生他變伏惟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
吳季南張子溫竝金義帶行之人送京師則曖昧之
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
元氏遺種斂迹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

拾遺

次李太常韻賀李遁村子之直登第

遁村三子鳳毛新伯氏先攀桂苑春莫道飛揚只如
此君王仄席讀書人

其二

問學吾門藻思新題名榜眼少年春不才幸遇文明

代愧殺當時第一人

其三

錦衣南去彩衣新堂上雙親鬢尚春生子當如李家
子丁寧題語廣陵人

原州牧使河允源湛之詩軸和僧天鑑分韻得
乃字

國家重東藩命河爲原宰三年著聲績王曰予嘉乃
就徵置明庭民今頌遺愛鑑師豈世情作歌意有在
不忍見原人嬰慕心不改

附僧天鑑詩

証目錄作證

兒戲在母側恩愛尚未知母在兒啼號無乃逼寒
飢北原往日政仁德乃如斯赫然千載下再頌召
南詩

題圓証國師語錄

右圓証國師語錄侍者所記也其譚辨之迅利義理之宏濶有非俗者所敢擬議因竊伏念玄陵在位特邀師于小雪山張皇佛事以爲太平之觀今錄中所載卽當日陞座所說也憶與先友金仲賢挾冊從僧遊師一見仲賢愛重之余亦因之數往謁焉實至正丙申夏也厥後玄陵捐羣臣圓証下世而吾仲賢亦

己不幸矣自丙申至今　洪武丁卯蓋三十又二年矣今觀此錄不覺悵然純忠保節佐命功臣大匡門下評理右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夢周跋

答遁村書

七月二十一日忽奉佳章讀之再三乃知超然於物外者其出語亦能洒然非俗人之所可及也驪江吾所樂也亦先生之所知不圖先生之先吾着鞭也南望不覺為之悵然況世間新事歲異而月不同矣近聞若齋廬墓幸今官閑欲與陶隱匹馬往弔果得如

顧川寧當作一夜話也歲受新米之惠敢不銘感僕自六月患痢疾將三十日矣比來少愈幸亦照及餘在途歸時秋凉千萬珍重只此鄭某頓首

二

八月五日忽承惠示佳章披閱再三如對面目親賜慰問喜慰可知也宦情非余樂也每逢秋至山水之興尤有感於中心先生何人能獨辦此人回不勝悃悃餘希順序自玉只此昏黑草草

三

別後懸渴多也卽辰動止何如區區亦無恙毋勞念

及僕於今月十九日超拜密直提學濩懼亢滿日夜不安惟先生想詧此意餘冀萬萬珍重只此鄭某再拜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

崔鄲之女之母族亦眞兩班也余聞之三寸李敬之判書

遺墨

七月廿一日忽奉

佳章十篇之再三乃知

超然於物外者其出語亦脫洒然非俗人之所可及也驪江吾所樂也亦先生之所知不品

先生之先君嘗袞也南望不覺益悵然況世間新事歲異而月不同矣近聞若堂府人章令官閒欲與陶陵匹馬往尋果得如利川寧當作一夜話也歲歲受新米之

惠敢不依感佩自六月患痢疾將二十日矣比來小
差幸并
暇及餘在途故時秋涼
千萬珍重不宣　　鄭　夢　拜首
一月晉趨之
惠示併擧披閱再三以對
面目親賜慈問老君可知也官拔外余卑也

每值秋色山水之興尤有感於中心
先生何人獨拓斯此入田足淋漓之性
中
此存日至退此客三等〻　曹恩拜呈
另日至滬多也行凡
初已何函三〻上重
毋勞遠使令月十九日批並拜來之

於學淳粹而所由日夜不忘惟
先生知
發此言深矣
萬萬洞見底

嘉靖丙午年　十月廿四

樵鄉之女之母孫氏墓碣也字跡之手

李叔〻判書

用首篇李侯奉讀

美人在南方路遠音塵絶欲

往從之游鬢風吹虐雪雲脩

今安在蘭佩謾香烈蟻眉肯

衰顏已有邪之傑延佇結桂
枝切〻情已竭不如賦歸來退
保平生拙胡爲尚遅教匡〻
學客忙

郭君同門人今年文聞列手揮
褒誅筆舌節不可折昨自南方
來今還改車轍歲暮偕後面相
後嗟一聲白日慘不嬋陰雲擁

三鈌四寸春風場會合無離別

並駕同長途角中共 君說

君歸有可書特書無緝綴

壬寅冬十二月 日 烏川鄭 夢周 書

圃隱先生集卷之三

圃隱先生集卷之四

年譜攷異 附宅墓碑畫像書院 本傳行狀碣陰

臣按圃隱集今見行於世者有三本新溪本開城本及校書館本而惟新本最久開館本則皆近歲所印也首卷年譜未知初出於誰手而三本各有詳略日月不同其間大義所關亦多舛錯以起後人之惑臣据行狀本傳參以麗史與公詩集及一時諸賢寄贈之語反覆尋考正其訛謬且依韓文攷異之例分注略載三本附以臆見去取之意以俟後之博聞者正焉

至元三年 丁丑

十二月戊子日先生生於永川郡東愚巷里初妣

卞韓國夫人有娠夢抱蘭盆驚墮寤而生公因名

夢蘭

新開本十二月公生館本十二月戊子先生生於永川郡東愚巷里○今按新開本踈略故從館本妣夢蘭盆事据行狀添入

四年 戊寅

五年 己卯

六年 庚辰

至正元年 辛巳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臣嘗見朱子年譜雖無事亦書年今新開本無事則不書年而館本書之故從館本然朱子年譜只元年書年號其下但書第幾年而已此則每年輒書年號似爲煩複竝依朱子年譜例正之

五年乙酉

先生九歲卞韓國夫人晝夢黑龍升樹出視之乃

先生也因改名夢龍旣冠改今名 新開本不記夢龍改名事館本云妣晝夢黑龍之祥改名夢龍旣冠乃改○今按新開本踈漏故從館本而稍依行狀詳記云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九年己丑

十年庚寅

十一年辛卯

十二年壬辰 恭愍王元年

十三年癸巳

十四年甲午

十五年乙未

先生十九歲正月丁考日城府院君憂廬墓

新本正月父歿廬墓三年開本正月母歿廬墓三年館本丁內艱廬墓○今按新開二本一云父歿一云母歿互相抵牾然先生於甲辰中秋有詩云前朝舍弟附書至白髮慈親顧見之知此年乃是公考歿韓國固無恙開一本云母歿甚謬又按行狀以爲至正乙未冬十一月丁內艱終制而又云丁酉中監試第三名若如此言則是先生於衰中赴試安得謂終制也意必此年正月遭憂丁酉春服闋而其夏赴擧中監試作行狀者偶失照管誤以十一月記之也麗季衰紀毀墜獨先生卓然自立於頹波不爲習俗所移而能從聖制以致自盡之誠至於旌表門閭

如使忿哀就試則實未免爲名教罪人何足以爲先生哉新開二本云正月遭憂者必有所据故從之

十六年丙申

十七年丁酉

夏御史大夫申君平監試公中第三名

三本所記略同而館本以監試爲考試第字上又有監試二字似爲重複故從新開本

十八年戊戌

十九年己亥

二十年庚子

恭愍王九年先生二十四歲政堂文學金得培知

貢擧樞密直學士韓邦信同知貢擧先生連魁三
場擢第一
新開本政堂文學金公得培知貢擧樞密直學士韓公邦信同知貢擧公中乙科第一人連魁三場○今按三本皆同而館本頗詳故從館本

二十一年 辛丑

二十二年 壬寅

先生二十六歲三月拜藝文檢閱時金得培破紅
賊復京城還爲金鏞所害梟首于尚州先生自以
得培門生請于王收葬其屍十月陞修撰
新開本三月藝文檢閱十月陞修撰館本同而藝字上有拜字○今按行狀先生於壬寅遷補

藝文檢閱甲辰從擊女眞于和州走之尋陞修撰累遷至典農寺丞然則先生陞修撰當在甲辰從征之後不當係於此年而譜記如此豈別有所据耶恐當從行狀又按麗史恭愍於辛丑十一月避紅巾南奔十二月至福州乙未幸映湖樓其後公送李秀才赴安東書記詩云先王昔日忽南巡也忝行宮侍從臣去歲映湖樓下過仰瞻宸翰涕沾巾然則幸福時公已以翰林扈從也明年壬寅二月王發福州移蹕尙州而云三月拜檢閱未詳然諸本及行狀皆同而無佗考据故仍舊未改收葬得培事見麗史當時主昏於上奸臣專國擅殺功臣於宮門人皆重足公以新進眇然之身獨請收屍亦足以見公高義而舊本不載故表出之

二十三年癸卯

五月拜郞將兼閤門祇候七月拜宣德郞衛尉寺丞八月以從事官從東北面都指揮使韓邦信征

女眞于和州

今按此拜官三本皆同似無可疑然以行狀本傳考之皆無移拜之語金九容寄公詩亦云寄達可翰林從軍而有忽辭淸禁直遠赴朔方軍之句且與行狀甲辰陞修撰相應恐年譜誤又從征之事舊係甲辰而公集有癸卯八月從韓元帥東征到咸州詩此則公所自言不應差誤故係于此

二十四年甲辰

先生二十八歲二月敗女眞三善三介而還拜朝奉郎典寶都監判官賜紫金魚帒

拜官賜魚帒三本皆同館本賜魚帒下云從征三善三介于和州○今按麗史是年二月我太祖自西北面引軍至鐵嶺與韓邦信敗三善三介是月邦信還王宴于內殿而館本於二月

始書從征未免失實故正之但行狀本傳云從擊女眞于和州走之陞修撰累遷至典農寺丞卻無拜典寶判官賜魚袋之語與年譜抵捂未知以何爲正恐年譜誤但三本皆同故姑仍舊記之

二十五年乙巳

移典農寺丞正月遭妣卞韓國夫人憂廬墓

新本移典農寺丞十一月母歿廬墓三年十二月拜通直郎典工正郎因喪不就職開本同但母歿稱父歿館本稱外艱○今按行狀乙巳春正月丁外艱服闋除通直郎典工正郎辭不就然則先生丁憂在於此年正月除典工正郎在於丁未服闋之後而譜謬誤如此至丁未又書十二月拜禮曹正郎果爾是先生又喪制未終而從宦其害義理而起後惑也尤甚故從行狀正之移典農亦當係上年

二十六年(丙午)

時喪制紊弛獨先生廬墓哀禮俱盡事聞旌表其閭

新開本不記館本書之故從館本

二十七年(丁未)

先生服闋拜通直郎典工正郎不就尋拜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兵革之後學校荒廢至是新創成均館選碩儒兼學官以李穡兼大司成先生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諸儒嘆服穡亟稱之曰達可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

新開本十二月拜禮曹正郎館本十二月拜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講說發越諸儒嘆服李穡亟稱之推爲東方理學之祖○今按館本頗詳但以行狀致之未免疎略故稍加櫽栝而備書之以見先生於性命之學造詣精深其發於施措光明俊偉至於臨大節不可奪者皆從學問中來非但得之於天資而已也又按行狀但云丁未以禮曹正郎兼成均而不錄拜官之月請云十二月未知何据故只書尋拜云云又按李崇仁贈李生序云昔者烏川鄭丈達可仁山崔文彥父密陽朴文子虛爲敎官成均予亦忝厠其列七八年是時學徒日臻齋廡殆不能容敎官晨興入館門既升堂學徒序立庭東西又手磬躬行禮訖各就所治經左右前後如檣進而教官中學徒受業竟又相發難有所折衷也而後罷讀書聲窮日不輟予數人喜形於色相謂曰斯文其興矣乎中罹變故予與達可去國歸鄉里云觀此可想當日講學造士之盛故附載焉

洪武元年戊申

先生三十二歲拜奉善大夫成均司藝知製敎有

是凡除授皆帶二字及館閣

新開本至正二十八年拜奉善大夫成均司藝知製敎○今按是年元亾大明已建元洪武而新開一本猶書至正之號非是今從館本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拜中議大夫太常少卿寶文閣應敎兼成均直講

十二月拜中正大夫成均司成

新開本拜中議大夫太常少卿寶文閣應敎兼成均直講知製敎十二月拜中正大夫試成均司藝知製敎○今按行狀只云轉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階中正詳略各異未知孰是且行狀及本傳皆稱司成而新開本云試司藝恐誤試字亦未詳今從館本

五年壬子

三月以書狀官從知密直司事洪師範赴京賀平蜀兼請子弟入學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師範溺死先生萬死乃生割囓而食者十三日帝聞之具舟楫取還厚加賻恤

新開本三月以賀平蜀使密直副使洪師範書狀官赴京師館本同而赴京師下有請子弟入學還至海中遭風師範溺死公濱死帝具舟楫取還厚加恩恤二十八字○今按新開本疎

略館本頗詳故從之但麗史及行狀皆云知密直司事洪師範而年譜云副使未免異同當以史行狀爲正遭風敗船事亦据行狀詳錄

六年癸丑

七月先生還自京師宣　帝命曰高麗在唐太宗時遣子弟入學今王亦請遣之誠爲盛事但高麗距京師水陸萬餘里父母必懷其子子必思其親聽其父母情願者遣之又每年數次貢獻必至煩民行李往來海道艱險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世一見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與中國相侔難同他番自

今可依三年一聘之禮或欲世見亦可方物止用土産布子不過四五對表意

館本先生三十七歲七月還自京師新開本不記○今按先生於是行備嘗艱危畢竟竣事還歸宣布帝命而二本不記館本亦只書還自京師而不記來宣之語俱爲疎漏故据東國通鑑詳錄焉且年下間書先生幾歲者必因事而書不然則有微意此年別無可書之事故刪之

又按麗史云夢周去年四月同師範到京師一受中書省咨文二道一爲平蜀及子弟入學事一爲雅樂鍾磬事八月還至海中遭風船敗師範溺死遂失咨文夢周復如京師告中書省鍾磬咨文省官以草本遺失不許只抄寫平蜀及子弟入學回咨以來觀此則公赴京師所請不但子弟入學一事而譜似疎故附載焉

七年甲寅

二月拜慶尙道按廉使

三本二月出按慶尙道○今按三本不書官名似未瑩故正之

八年乙卯禑一年

拜右司議大夫藝文館直提學充春秋館修撰尋拜成均大司成時恭愍被弒金義殺　明使蔡斌國人恟懼不敢通使　大明先生首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是始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告喪請謚會北元遣使來李仁任又欲迎之先生與朴尙衷金九容等十餘人上書爭之臺諫亦論劾

李仁任權臣以爲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皆下獄杖流先生亦得罪流彥陽

新開本四月拜右司議大夫藝文館直提學知製敎充春秋館修撰官六月拜成均大司成是年一時文學之士數十人以言事忤權貴皆流遠州公例貶彥陽館本先生三十九歲四月拜右司議大夫藝文館直提學充春秋館修撰六月拜成均大司成　皇明肇興公力請歸附至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恟北元又遣使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公與十數人上書云云貶流彥陽○今按三本皆同而語有詳略要据麗史及行狀備載焉又按年譜皆書六月拜大司成然考麗史崔源之赴京師在於正月公已以大司成請遣使然則譜云六月拜大司成者誤矣大抵年譜所記日月多謬誤不可爲据故略之

九年丙辰

先生在彥陽貶所

今按館本如此故從之但公本傳流彥陽二年許任便居住行狀云踰年賜環未詳孰是公集有彥陽九月有懷次柳宗元韻

十年丁巳

三月先生還京有雨中登義城北樓詩九月以前大司成使日本時朝廷患倭寇侵擾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權臣嗛前事舉先生報聘是行也人皆危之先生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

日擔肩輿請觀奇勝有使日本諸詩

新開本九月奉使日本國館本國家患倭寇清羅興儒使霸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illegible]臣兼前事舉公報聘于霸家臺○今按新開一本疎略館本頗詳而亦有未盡故据公詩集[illegible]行狀史傳備書之李崇仁送公序云殿下之[illegible]年秋七月日本霸家臺使者至留月餘告歸[illegible]下召宰相曰報聘禮也矧今通隣好息寇哉[illegible]使宜愼簡哉於是遣成均大司成鄭達可以行達可學博古今氣醇以方言溫而辨嘗游吳楚歷齊魯之墟有司馬子長之風焉奉使專對乃其餘事鄭道傳曰先生之學日以長進詩亦隨之其奉使日本也涉鯨濤之險在萬里外國正其顏色修其辭令揚于國美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無局迫沮挫之氣二說皆稱道先生奉使專對之美足以補本傳行狀之缺而譜亦不載故附記焉

十一年戊午

七月先生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浚使周孟仁偕來歸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拜正順大夫右散騎常侍寶文閣提學知製敎

新開本七月拜正順大夫右常侍寶文閣提學知製敎館本先生四十二歲十月以下同但常侍上有散騎二字又三本此年皆稱宣光八年○今按麗史是年七月公還自日本公詩亦云故國無消息經冬又見春而三本皆不載疎漏且宣光乃北元年號蓋是時更用殘元正朔改稱宣光而作譜者仍謬不改甚無意謂故正之

十二年己未

四月拜奉翊大夫典工判書進賢館提學閏五月拜奉翊大夫禮儀判書藝文館提學十月拜典法

判書進賢館提學

三本皆同但辭本禮儀判書上無拜奉翊大夫五字典法判書下無進賢館提學五字

十三年庚申

先生四十四歲三月拜版圖判書秋以助戰元帥從我 太祖至全羅道雲峯擊倭大捷而還有登全州望景臺詩十一月拜密直提學商議會議都監事寶文閣提學上護軍

三本皆同但新開本云至全羅雲峯與倭數千接戰戰勝而還

十四年辛酉

二月拜誠勤翊贊功臣奉翊大夫密直副使商議

會議都監事寶文閣提學同知春秋館事上護軍

九月移僉書密直司事

館本二月拜誠勤翊贊功臣密直副使同知春秋館事九月移僉書密直事餘如故○今按三本皆同而新開二本頗詳故從新開本

十五年壬戌

四月以輳足金銀進貢使赴京師到遼東都司差人錄示 聖旨歲貢以數年之物合而為一其意未誠不許入境乃還十一月又以請謚使赴京師

今按此年所記三本皆同但無至遼東不入乃還一節故据麗史書之以見一年再赴曲折又按公有洪武壬戌從 李元帥東征詩意必此年事而譜不載然考麗史壬戌秋七月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指揮使時胡拔都以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以　都太祖威信素著遣以慰撫明年癸亥八月太祖始破胡拔都于端州公於壬戌十一月以請謚使赴京師癸亥正月至遼東不達而回行狀云癸亥以東北面助戰元帥從

太祖赴征而不言壬戌從征公詩亦云久客嗟吾道經年尚未休春風遼左路秋雨海東頭又曰中秋昔作咸州客屈指今經二十年觀此則知公於癸亥春回自遼東至秋始從征而自癸卯至癸亥二十一年矣○此舊有亾簡今參考補入

十六年 癸亥

正月先生至遼東都司稱有　勑不納止納進獻禮物不許入境乃還八月以東北面助戰元帥復從　太祖赴征

今按新開本不記館本只記從征事故据麗史添入

十七年甲子

七月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時國家多釁　帝怒
將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
臣至是當賀　聖節人皆規避林堅味舉公王召
面諭曰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陳平仲疾不能
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
避況朝　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
渤海實九十月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
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王曰何日就道對曰

安敢留宿遂行晨夜倍道及　節日進表　帝覽
表晝日曰爾國陪臣必相託故不肯來日迫乃遣
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公悉陳其時
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
優禮以送

新開本七月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以賀聖節使赴京師館本七月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時本國與朝　廷多釁　帝怒增定歲貢杖流使臣至是當賀　聖節人皆規避林堅味擧公禍召面諭公即日就途　帝覽表晝日曰爾國陪臣必相託故日迫乃遣爾也勑禮部優禮以送○今按新開本略館本頗詳然亦未免疎漏故据行狀本傳添入以見公忘身殉國之忠急病權奏之義云刺探京變事亦見麗史

禹洪命
叔麗史

十八年乙丑

四月先生還自京師同知貢舉取禹洪命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

新開本夏同知貢舉取禹洪命等三十三人館本同但三十三人下有時稱得士四字○今按館本與行狀同故從之先生還自京師事據麗史添入且公本傳詳載其時因椒掖之勢取士不公之譏而行狀反稱得士未知何據豈當時知貢舉者於盧龜山一人雖未免怵威取之而佗人固多知名之士不害其爲得士耶况竊書友策者公旣黜之而廉國寶乃取之則其取龜山亦定非公意也

十九年丙寅

二月先生如京師請便服及陪臣朝服便服仍乞

蠲減歲貢先生奏對詳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七月還自京師宣　帝命曰歲貢之設中國豈倚此而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表至云及用夏變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至云及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騎五十匹以資鍾山之陽牧野之羣永相保守王喜甚賜衣帶鞍馬新開本二月以請免歲貢使赴京師得請而還七月拜門下評理館本公如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奏對詳明得除前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七月拜門下評理○今按新開本陳略館本頗詳而亦有未盡故据麗史詳錄

二十年丁卯

先生五十一歲請解職封永原君六月公與河崙李崇仁等建議定百官冠服革胡服襲華制時明使徐質來見之嘆曰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

十二月如京師請通朝聘

新開本八月辭免館本請解職封永原君建議革胡服襲華制○今按三本雖有詳略而俱爲未盡故據麗史添錄且行狀只云明年請解職不言其月新開本獨書八月亦未知信否故略之是年公不應無故辭職必有其意而傳及行狀年譜皆無所考

二十一年戊辰

正月先生至遼東不納乃還拜三司左使時權奸

豪奪民田先生請革私田民賴以生七月拜門下
贊成事知書筵事

新開本正月拜三司右使七月拜門下贊成事受命進講經筵館本正月拜三司右使時權奸豪奪民田公請革私田民賴以生七月拜門下贊成事○今按三本互有詳略更據麗史添入至遼乃還事又按麗末私田之議載於趙浚疏中其略曰我太祖於三韓既一乃定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沒則收之府兵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自是以閑人功蔭投化入鎭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益掌田之官不甚煩瑣授田收田之法漸致蕩弛姦猾秉間欺蔽無窮已仕已嫁者尚食閑人之田不踐行伍者冒食軍田父匿挾而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還於公既食役分又食閑人又食軍田授田收田之法既毁而兼并之門一開云云此其當日公私田議之大畧

也然考之於史則主其議者乃趙浚鄭道傳等至恭讓王時始革私田而李穡不欲革公依違其間云而行狀獨言痛之次胥請革私田與史所記不同未詳孰是姑仍館本而略載其議以俟後人云

二十二年（己巳）　恭讓王元年

六月拜藝文館大提學十一月拜門下贊成事

今按是年三本皆無所記故據麗史書之

二十三年（庚午）

八月賜純忠論道同德佐命功臣號拜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判戶曹尚瑞寺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領書雲館事益陽

錢狀作賤

郡忠義君十一月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尙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益陽郡忠義伯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先生爲相不動聲色而處大事決大疑左酬右答咸適其當時俗凡喪祭專尙桑門法忌日齋僧時祭只設紙錢先生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廟作主以奉先祀禮俗復興且選擇守令以參上有淸望者爲之仍遣監司嚴其黜陟疲瘵復蘇置都評議使司經歷都事籍其金穀出納內建五部學堂外置鄕校至於整紀綱立國體汰冗散登俊

良革胡服襲華制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

新開本八月拜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判戶曹尚瑞寺事進賢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領經筵書雲館事益陽郡忠義君十一月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兼春秋館領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是月拜純忠論道同德佐命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兼春秋館事領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館本同但佐命功臣下只云餘如故○今按三本所記皆同要括行狀添錄當日施措之方以見先生經濟大畧云

二十四年辛未

十一月先生爲人物推辨都監提調官十二月加

賜安社功臣之號

按是年三本皆無所記据麗史書之

二十五年（壬申）

二月先生進所撰新律王命知申事李詹進講凡六日屢嘆其美及我 聖朝將受命先生伏節而終實四月初四日也是年七月高麗亾

建文三年（辛巳）

太宗大王命贈先生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謚文忠

永樂四年（丙戌）

烏川鄭氏族譜云先生初葬于海豐郡至是年三月遷于龍仁縣治之東曬布村夫人李氏封敬順宅主與先生合葬焉

宣德七年（壬子）

世宗大王命撰三綱行實以先生列於忠臣傳

景泰三年（壬申）

文宗大王命以先生配享麻田郡崇義殿

正德十二年（丁丑）

中宗大王因太學生權碩等上疏議于廷臣命從祀

文廟實九月十七日也又下禮官修墳墓禁樵牧
立碑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永川士人盧遂等創書院于浮來山下即先生舊
居也事聞　明宗大王賜額曰臨皐書院又賜四
書五經通鑑宋鑑仍置位田春秋修祀事

隆慶四年庚午

開城府士人建書院于花園北亦先生舊宅也越
五年　萬曆乙亥　上教曰文忠公以東國儒宗
矧其節義可貫日月今旣新建書院予欲遣官致

祭於是 遣承旨往祭之賜扁曰崧陽書院又賜
朱子語類是年都事李敞以公遺像奉安

宅

一在永川郡東十五里許古川村愚巷里今生員
鄭琚仍居焉

一在開城府花園北

墓在龍仁東面驪布村

碑

一孝子碑在永川舊宅旌門之下 洪武己巳太
守鄭宥所建題曰孝子里厥後頹仆 成化丁

有一作宥

末孫舜孝按節至境夢遇先生從里老得此碑於田畝中復立之架屋以庇之

一忠臣碑在開城舊宅留守李壽童所建

畫像

一在南部樂善坊別坐鄭震家

一在臨臯書院

一在崧陽書院

書院

一在永川浮來山下 嘉靖癸丑士人盧遂金應生鄭允良等所建 賜額臨臯書院

一在開城宅址 隆慶辛未經歷具忭等所創
賜額崧陽書院

本傳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娠夢抱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蘭也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舉連魁三塲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閱十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

母喪獨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閭十六年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横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均司藝二十年改太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漂抵巖島師範溺死其得免者纔什二夢周瀕死乃生割韂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恩恤遣還辛禑元年拜右司議

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鄭夢周力請于朝
首先歸附至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恟不敢
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請
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
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遣使賜詔權
臣李仁任池大淵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夢周與文臣十
數人上書云云書在文集池李寅邑之貶流彥陽二年許
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
之嘗遣羅興儒使覇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
幾餓死僅得生還三年權臣嗛前事舉夢周報聘于

霸家臺請禁賊人皆謂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改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僧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討勝及歸與九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莫不嗟悼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又勸諸相各出私貨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俘四年拜右散騎常侍賜典工禮儀典法版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擊倭雲峯還拜

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
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
歲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
遠地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
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林堅
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周稱召面諭曰邇來我國見
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
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
火尚不避況朝　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
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

句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病遂行晨夜倍道及　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必相託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故事每試一塲輒考較出榜初塲不合格者不得入中塲終塲亦如之懿妃弟盧龜山童騃無學中塲不入格禑大怒欲罷試李成林廉興邦等請龜山父英壽第請使龜山赴終塲英壽辭以不可例入於是并試已不合格

者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官官李匡從者竊書其友策夢周點之知貢舉廉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士尹就棄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雹盡殺我麻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十二年如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禑喜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職封永原君與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建議革胡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昌元年改爲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同判都

寺一作司

評議使司事戶曹尚瑞寺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敎曰云云詳載行狀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卽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是豈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彝初獄起臺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猶論執

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以爲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
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彝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
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
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
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
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
事可乎夢周對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
悉請置編修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
卽命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貂
上書毁佛上怒欲抵以死罪兵曹佐郞鄭擢上疏曰

竊聞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以其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爲殿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先王成典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貂毀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毀之也願赦貂狂直之罪代言等畏上怒不敢啓夢周與同列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下敎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真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爲斥詆佛氏儒

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況以殿下寬大之量
曩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霈寬恩一皆原宥示信國人
王從之貂等得免又疏曰賞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
得其中而服一國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
法司交章擧劾以爲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
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爲內應
者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爲非王
氏議復王氏之時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某人送彝
初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王孽

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勤至今未見
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宥無辜者未能昭雪
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
以謂宜令省憲法司共議商確將連涉人等獄詞文
案更加詳覆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
疑宜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獄章旣上殿
下坐朝門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抑然後加
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從之於是
省憲刑曹論列五罪曰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
曹敏修李穡也與於金宗衍之謀爲內應者朴可興

池湧奇李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朴葳李沃
李仲華陳元瑞金軾李龜哲也但湧奇葳茂熙啓彬
師德乙瑞元瑞沃仲華等皆不問流貶又無供辭情
在可疑然湧奇葳名在功臣之列位至將相宜盡心
輔佐而多聚軍官使宗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
難測軾龜哲等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逆
辛禑永絶王氏者邊安烈李乙珍李庚道元庠李貴
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穡熙啓也
大逆安烈雖無供辭旣已伏誅然不籍産舉國缺望
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

辭則庚道之與謀亦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爲其都鎭撫豈有安烈謀事而庚道不知者乎室與乙珍同處較問庫貴生知情不首且據李琳父子供辭則洪壽雖涉迎禑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鄭地供辭觀之地之無罪被誣明矣以朴義龍供辭觀之則禧之謀迎辛禑固可罪也玄寶安德仁烈熙啓等已皆免職分配于外皆無供辭故問其時問事巡軍官皆云玄寶等之與謀金佇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又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委官坐巡軍不明取佇之供辭安德則都屯串敗軍後往見禑於驪興

累日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琳父子供辭則安烈之
欲使仁烈安德迎禑明矣其見於彝初書者邊安烈
金宗衍已伏誅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
仁權近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補已
承服李穡陳乙瑞李仁敏韓浚鄭龍仇天富李大卿
皆無供辭其不在彝初書中而見於洪仁桂供辭者
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彥
王承貴張忠立已承服趙卿病死陰養先王孽孫者
亦池湧奇也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
也王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兼大司憲

金湊門下評理柳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侍金五倫
諫議朴子文全伯英獻納權軫正言柳沂金汝知掌
令崔咸金永持平李元緝李作刑曹判書具成祐揔
郎成溥正郎河係宗佐郎朴犄等議定五罪王曰自
寡人即位以來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
自難可罪之不唯予之軫念臺諫因此或落職或左
遷紛紛不已即今宜以明辨其有罪者不可以私赦
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毋面從退有後言乃問立
昌迎禑之事欲寬李穡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
氏問計於穡而曹敏修以辛昌外戚爲時大將穡實

仕儒故曰父廢子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
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節操耳何有罪乎湊駁曰當
殿下龍潛之日僞辛稱玄陵之後穡知其非王氏而
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辛氏爲君也成辛氏爲
君則殿下以辛氏之臣而簒辛氏之位矣穡爲世大
儒就斷國論貪生忘義罪可恕乎當時大將如 諸
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唯唯汝知
獨希古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王又欲原禹玄寶
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私意王勃然變色曰卿以
予私耶遂釋穡玄寶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鄭得

厚之言也王命敏修安烈籍其家湧奇可興依舊付
處仁烈安德蔵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初安德亦
在京外從便中湊曰安德藍浦之役專軍覆沒其還
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禑議迎立謂之罪狀未白可乎
外方從便其賜亦大矣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令曰今
後如有論上項人等罪者以誣告論　賜夢周安社
功臣號四年夢周取　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令
參酌刪定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
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誾鄭道傳等有推戴之謀嘗
欲乘機圖之及世子奭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

諱畋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
人嗾臺諫曰 李太祖舊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然
後可圖也遂劾浚道傳誾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
殺之以及 太祖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
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
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夢周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曰勢已
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
之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

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
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請 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
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
珪等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
國人以我爲不知乎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爲不
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
亾此乃所以爲孝也空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
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罪人陰誘臺諫
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浚閭等與臺諫辨明於是

鞫臺諫流之幷流其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時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用參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

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
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
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有圃隱集行于世 本朝贈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館大提學兼藝
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謚文忠子宗誠宗本

行狀

公姓鄭諱夢周字達可號圃隱慶州府迎日縣人遠
祖襲明以名儒仕高麗仁宗朝官至樞密院知奏事
曾祖仁壽贈奉翊大夫開城尹上護軍祖裕贈奉翊
大夫密直副使上護軍考云瓘贈愼德守義誠勤翊

祚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兵曹事
上護軍領景靈殿事日城府院君妣永川李氏贈卞
韓國大夫人膳官署丞約之女也妣有娠夢抱蘭盆
忽驚墮寤而生公乃至元丁丑十二月戊子也因名
公夢蘭公生而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形至
九歲妣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公也又
名夢龍旣冠乃改今名至正乙未冬十一月丁內艱
廬墓終制丁酉中監試第三名庚子政堂文學金得
培樞密院學士韓邦信掌禮闈公連魁三塲遂擢第
一華聞大播壬寅選補藝文檢閱甲辰韓邦信爲東

北面都指揮使我 太祖爲兵馬使公以從事官從
擊女眞三善三介于和州走之尋陞修撰累遷至典
農寺丞乙巳春正月丁外艱于時喪制紊弛士大夫
遭喪皆百日卽吉公獨廬二親墓哀禮俱盡國家嘉
之爲旌其閭服闋除通直郎典工正郎辭不就丁未
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國家自辛丑被兵以來學
校荒廢至是恭愍王銳意復興新創成均館以學官
少選碩儒若永嘉金九容潘陽朴尚衷密陽朴宜中
京山李崇仁及公兼學官以牧隱李文靖公兼大司
成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而公講說發越超

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雲峯胡氏四書通與公所論靡不脗合諸儒尤加歎服牧隱亟稱之曰達可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戊申進奉善大夫成均司藝知製敎自是凡除授皆帶三字及館閣 洪武辛亥轉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俄還成均司成階中正壬子春以書狀官從知密直司事洪師範赴京賀平蜀兼請子弟入學秋八月還道大倉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漂抵巖島師範溺死公萬死乃生割韉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賙恤翌年秋七月乃還甲寅出按慶尚道乙卯還

拜右司議大夫藝文館直提學尋復入成均爲大司
成初 皇明之肇興也公力請于朝首先歸 明大
爲 高皇帝所嘉至是玄陵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
懼不敢通使 朝廷公首陳大義以謂彌遠來辭當
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
靈於是始遣使告哀且辨析金義事乙卯北元遣使
來其詔有慢語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議迎其
使公與文臣十數人抗章論列請却不納詞甚剴切
池李深忌之貶公彥陽餘悉流遠州踰年賜還時倭寇
充斥瀕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

覇家臺說和親其島主將拘囚與儒幾致餓死僅保
性命還權臣嗛前事繼使公人皆危之公略無難色
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
有求詩者公援筆立就豪俊警策於是緇徒坌集日
擔公之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
數百人遂使三島悉禁侵略倭人到于今稱之不已
初聞公之卒莫不嗟悼至有齋僧薦福者公之信義
能服頑梗者如此遇世歸事 太祖有勞官至二品
厥後李子庸奉使又被拘囚如與儒於是國家益重
公之專對也越數年公憫念倭賊奴我良家子弟迺

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詞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戊午拜正順右散騎常侍己未歷典工禮儀典法三判書階奉翊庚申判書版圖秋從 太祖擊倭雲峯大捷還遷密直提學商議會議都監事明年僉書密直司事壬戌夏進貢金銀冬又以請謚再赴京癸亥以東北面助戰元帥復從 太祖赴征甲子陞匡靖大夫政堂文學時國家多釁 高皇帝震怒將兵于我增定歲貢良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細布匹數如銀兩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入朝

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州至是年當賀
聖節諸宰相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
陳平仲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權臣林堅味遂辭疾
堅味卽擧公聞王召公面諭曰邇來我國見責　朝
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仲疾不
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
避况朝　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
海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
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王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
宿遂行晨夜倍道及　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

爾國陪臣等必相託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
非往者以賀平蜀同差來者乎公悉陳其時舩敗留
滯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溫其 王音特賜慰撫勅
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洪尚載等乙丑同知貢舉取
禹洪命等三十三人世稱得士丙寅以請減歲貢赴
京奏對詳明得永除前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
數只定貢種馬五十匹公之忠義至誠動能感悟
淵衷開霽 天威者如此及還王喜甚賜衣帶鞍馬
仍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職戊辰春拜三司左使時
權奸專柄豪奪民田占至數圻貪饕無厭國窶民瘠

公痛之次骨請革私田民賴以生秋拜門下贊成事
庚午秋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之號階加重大匡以
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判户曹尚瑞寺事進賢館
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領書雲觀事益陽郡忠義
君冬恭讓王即位敎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
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純忠論道佐命功臣重大匡
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户曹尚瑞寺事進
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
雲觀事鄭夢周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而聯捷魁
科廬墓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於内者確乎不拔

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絲
綸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倡鳴濂洛之道排斥佛老
之言講論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誨不倦蔚有人材
之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聖明勃興
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僚舉充書狀航滄
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飄僅脫萬死以旋歸尤荷九
重之眷顧迨玄陵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有權
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
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乃言以謂邇
來變故之相仍盡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於　天子

難乂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子之分顧東方之寧謐繇卿輩之謀猷厥後胡使之來書詞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小大皆然率李詹伯英之徒極陳不可忤仁任池濟之輩未得見容竄逐嶺南者數年往還日本者經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譴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恐懼跋涉山川之遠親瞻　天日之容始通　王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惟自昔罔愆事　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粤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禑昌僭竊之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竟成於有志　洪武二十二年十

月間門下評理尹承順回自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絶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卿等定策宣 天子命稟大妃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上以奉祖宗旣絶之祀下以延子孫無疆之休於是整頓紀綱脩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冗官而擧賢良廓廟施爲實堯君舜民之志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叶於股肱盛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記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白金五十兩

廐馬一匹嗚呼予惟襲艱大之業思免厥愆卿益堅
弼亮之心以永終譽尋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
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
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
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公爲相不動聲色而處大事
決大疑左酬右答咸適其當諸相無敢有異同者時
俗凡喪祭專尚桑門法忌日齋僧時祭雖名家只設
紙錢祭竟焚之或廢者頗多公請令士庶倣朱子家
禮立廟作主以奉先祀禮俗復興先是守令雜用參
外吏胥秩卑人劣侵漁百出民不堪命請代以參上

有清望者仍遣監司首領官嚴其黜陟疲瘵復蘇都評議使司專摠國政而金穀出納唯六房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置經歷都事綜理庶務籍其出納弊袪事理公又患庠序之未廣也內建五部學堂外於十室之邑亦置鄉校文風復振至於整紀綱而立國體汰冗散而登俊良革胡服而襲華制立義倉以賑窮乏設水站以便漕運皆公畫也其他施罷利國澤民者不可勝紀及我　盛朝將受命公伏節以終乃壬申四月初四日也壽五十六初葬于海豐郡　永樂丙戌三月還葬于龍仁縣治之北驪布村之原歲

在乙酉先正文忠公權近上書請加封贈錄其子孫
以勵後人 殿下嘉納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
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學監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
君謚文忠公天分至高豪邁絶倫少有大志好學不
倦博覽羣書日誦中庸大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眞積力久獨得濂洛不傳之秘故其措諸事
業發於議論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燿
靑史眞可謂命世之才矣嗚呼使公而佐興王之業
盡展其所學則丹靑百度陶甄一世經綸之盛當無
愧於千古矣不幸阨會衰叔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

獨終始一操遂至捐生痛哉然其大忠大節直與日月爭光宇宙初非公之不幸也公所著詩若文甚多而公之嗣伯仲氏少遭喪亂散失殆盡及其壯裒集遺藁僅得詩若干首惜乎其文之逸也後之人覩詩之豪放峻潔則可以想公之爲人矣 永樂庚寅三月日門人推忠翊戴開國功臣資憲大夫東原君寶文閣提學咸傅霖撰

墓碣陰 墓在龍仁

正德十二年丁丑太學生等上言文忠公鄭夢周有忠孝大節理學爲東方之祖有功於斯文甚大請配

享文廟　上允可其年九月十七日配享于文廟西廡文昌侯崔致遠之後又令修墳墓立表石以禁樵牧其書官繫以高麗不書文忠公者蓋明公不事二姓之本意也公平生事跡具在高麗列傳云

附錄 文四書疏議 詩賦十五 祭祝告辭七 龍飛御天歌 諸家記述

知奏事鄭公本傳

鄭襲明迎日縣縣本新羅斤烏支縣今屬慶尚道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屬内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敱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

王爲罷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召
梓等令視事龔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灌
獨不與上書供職如常議者鄙之龔明尋陞禮部侍
郎毅宗卽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知奏事初毅宗
爲元子龔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
次子將立爲太子龔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龔明久
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滋加器重使傅東宮及不豫
謂毅宗曰治國當用龔明言龔明自以先朝顧託知
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諴日夜短之會龔明告
病以存中權代其職龔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

佞倖日進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書江南紀行詩藁後

予既冠遊燕京璧水絃誦之隙與四方同舍問其鄉里古聖賢之遺跡及其衣冠風俗山水景致各各不同默自計僥倖試中當乞外補或承差走四方必足履目覩然後快吾志然後歸老于家歲甲午僥倖世科入翰林兆足以行矣而天下大亂親又老棄官東歸遂至于今衰且病四方之志埽地矣自奉金陵

正朔以來見吾曹馳騁南去未嘗不歆羨其行而益歎吾身之衰吾志之不遂也今讀鄭五宰江南行藁田橫韓信李績等詩感吾之心多矣陳敎諭熊膺詩豪放不似和韻至於歌詠　大朝閒暇之氣象陳述小邦傾嚮之精誠所謂詩史也其餘詠物遣興雜篇咀嚼有餘味予於是躍然自幸乃曰宗之從公爲書狀官歸而求跋其在塗詩文公又不鄙徵予言年前年後陶隱歸必不靳相示吾雖閉門高臥江南一片盡在吾目中矣何必勞吾身然後快吾志耶於是樂爲之書牧隱李穡跋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予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汲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歟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爲然凡爲君子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聖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讚修垂教萬世則若可以農圃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又

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遽斥陽貨之禮亦不遽絶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心之苦矣其鄙遲也之問安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顔子顔子猶在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見夫子怒形于色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也而尚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吾終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爲圃之說誠於中而發於外其摳衣函丈悲惋低回所以不得已

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
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肖七十從遊三千而學
圃之問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達可歌
鹿鳴而貢丘園之束帛擢狀元而擅文苑之英華續
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囿尤以善說詩
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對之材可謂不負
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于天道之
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
事治于下天道順乎上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
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以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曰

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爲農圃也可知已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顔爲學者師非其眞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歲己未春二月庚申韓山牧隱李穡記

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序　陶隱

殿下之四年秋七月慶尚道師臣驛聞曰日本國覇家臺使者至矣其言曰遠人之來冀達朝廷臣司封疆不敢不聞朝臣入告于內殿下若曰覇家臺日本巨鎭也使者來夫豈徒哉其令郡縣飭廚傳以送及

至都禮賓引使者詣宮廷閤門進見殿下勞慰優渥使者獻書幣訖進而告曰主將聞島夷竊發焚蕩人室廬孤寡人子婦至或憑陵近地且奮且恥遂欲殄殲之遣戰价以報師期殿下聞其言益嘉之勅有司館穀使者加等留月餘告歸則殿下召宰相曰報聘禮也矧今通隣好息寇裁聘使宜慎簡哉於是遣成均大司成鄭達可以行其交游之舊咸歌詩贈焉而屬予序予惟日本氏有國最古自漢魏世通華夏衣冠制度粲然可觀今霸家臺主將英豪武毅爲一方藩翰思戢梟亂以成兩國之好其用心可尚已達可

學傳古今氣醇以方言溫而辨嘗遊吳楚之歷齊魯之
墟有司馬子長之風焉奉使專對乃其餘事雖然又
有出戶限適隣里而有難色者矣達可自聞命之日
太史氏特書于策曰日本奉使鄭夢周也豈不偉哉
繼是而建大議行大政將大書屢書不一再而已也
達可其識之

題圃隱記後三章章四句　　牧隱

混同江上黃沙堆金盤羊酪駝峯顆中原桑麻三萬
里青門瓜地今蒼苔
江山到處入吾夢蔬果幾時能自種不有旱乾有水

溢將用桔槔將挹瓮

種瓜幽興尚依依夜直中書聞雨時白髮如今尚未

去高吟又賦烏川詩乙未春予以中書舍人直省中聞雨有種瓜幽興動小圃在江城之句達可方爲散騎故及之

憶鄭散騎三首　　牧隱

光風霽月鄭烏川獨究遺篇續不傳曾與病軀遊泮

水故承交契已多年浮舟出使東看日赴闕生還上

有天靑溪子長踈蕩氣直將與丞望文宣

晝夜犇流是百川真幾妙處在心傳已敎多事爲無

事漸覺今年勝去年鸚鵡洲邊香草鳳凰池上谿

晴天人間禍福嘗應遍莫賦登樓學仲宣
老來易學慕伊川羲畫仍將繼邵傳馬錫康侯三見
接女貞不字十經年有離有合誰爲地示吉示凶皆
是天只恨病深難卒業敢將餘力贊著宣散騎明易故及此

奉賀鄭圃隱拜密直　牧隱

斯文興喪在蒼天病裏唯知望後賢老圃自來明易
理可行權處卽行權塵埋聖籍壁多雨草荒遷宮庭
半烟剗去弊根非我力中興吾道是何年

寄圃隱　遁村

病客唯知守一區世間榮辱等雲浮晩來江海風波

惡何處深灣繫釣舟

南行呈圃隱二首　陶隱

兩鬢年來雪一層不堪羸疾更侵陵誰家解蓄江南藥却老吾當學永興

先生手撫一張琴座上諸公更整襟自笑十年箏笛耳却於今日聽淸音

賀圃隱相國復職　康好仁

處險思謙退推仁救阨窮材能扶大厦莛豈犯鴻鍾補衮誠彌切垂衣德即同三峯迎玉輦佳氣向天東

又　權近

才名曾籍甚經術極研窮望重調殷鼎功高上景鍾拯沉猶己溺持論豈雷同曳履承天寵休聲振海東

座主圃隱相國宅席上　權遇

重興宗國侍中家德厚流光世盡誇紅燭青樽開錦席哀絲急管雜仙歌門生獻壽深杯溢座客吟詩醉帽斜此會更應期後日春風桃李政繁華

訪圃隱先生舊居小賦　柳方善

晨與盥櫛而衣冠兮坐靜室以焚香讀周易之數卦兮奄瞌睡而憑牀夢一羽人傾而長兮揖我告我以言之昌曰今天氣之方春兮花木滿野以紛芳固宜

狂歌痛飲以自樂兮亦奚爲乎數墨而尋行浮生若夢兮竟學何施歟焉覺而深思兮豈其言之我欺果已往之不可復追兮當來者之庶幾佩僕夫以酒壺兮鳴石徑以筍車涉南川而問柳兮登東岡而尋花忽中道而坎止兮適圃隱之舊家爰回步而彷徨兮心蘊憤而增嗟方其坐廟堂而進退百官兮號令馳其霆雷喜有賞而怒有刑兮陽和霜凜之迭開立太學以講道兮扶斯文於敗頹聘異域而諭義兮椎髻稱臣而咸來吾東方禮樂典章賴以大備兮信王佐之偉才天何不弔而遽隕兮志士碩人莫不爲社稷

而肝摧今歲月之幾何令人思慕之益深宅舍沒於榛蕪兮獨梅竹之蕭森羌覽物而興懷兮終日攀撫而悲吟瀉椒漿而奠一盃兮諒貞魂之必歆哀今之爲仕兮誰爲雌而誰雄食君之祿恐不隆兮嘗未效於寸功徼君之爵患不崇兮顧有關於飭躬唯知趨利而避害兮何蠢蠢之足攻嗚呼死生亦大矣孰不惡死兮君子樂死於忠孰不欲生兮丈夫且恥其苟容能殺身以成仁兮世有幾其如公慨九原之不可作兮余將曷從自註先生手種梅竹尚存故篇中及之

題圃隱先生孝子碑閣

孫舜孝

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極千
萬世景仰無已惟利所在古今奔走淸霜白雪松栢
蒼蒼構屋一間將以蔽風公靈安兮我心安兮

龍飛御天歌 附先生事略

恭讓王朝守侍中鄭夢周忌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
歸心與其黨同謀欲危 太祖太祖以世子奭朝見
而還出迎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夢周聞之有喜
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太祖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
翼趙浚然後乃可圖也乃劾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
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使南誾前禮曹判書尹紹宗

前判典校寺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璞王下其書都堂
夢周從中扇之將浚等六人並流遠地分遣其黨巡
軍千戶金龜聯刑曹正郎李蟠等就貶所鞫問將殺
之時 太宗廬于 齊陵之側聞 太祖墜馬而還
又聞夢周欲以 太祖入京之日爲亂乃馳迎于道
至碧瀾渡告以夢周之謀 太祖力疾通宵而行未
明入京夢周嗾省憲交章請誅浚道傳等 太祖曰
如此誣枉不可不辨將造朝而病不能起遣 恭靖
大王及判懿德府事李和前密直副使李濟知密直
司事黃希碩禮曹判書趙珪等詣闕啓曰今省憲論

浚於立殿下之際有立他之議而臣沮之浚之所議
者何人聞臣沮之之言者伊誰請召浚等與臺諫明
辨是非往復再三王不聽譴構愈急禍且不測 太
宗獨入密請殺夢周 太祖不聽曰死生有命但當
順受而已 太宗固請數四 太祖終不聽命 太
宗遠還終汝大事 太宗不得已出至崇敎里舊邸
坐於斜廊憂虞未決俄有叩門聲急出視之乃廣興
倉使鄭擢極言生民利害決於斯時而羣小之構亂
如彼公何去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太宗卽還
太祖邸謂和 恭靖大王及濟曰 父公不聽吾言

然夢周不可不殺我當任其咎和　恭靖大王及濟
皆許諾召麾下士判典客寺事趙英珪等曰李氏之
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
誰能辨之麾下士多矣其無一人爲李氏効力者耶
英珪慨然曰願盡力　太宗使英珪海州牧使趙英
茂中郎將高呂判軍器寺事李敷等入都評議使司
擊夢周忽有辟除行人之聲出視之則夢周到門矣
以司宰副令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知之欲觀
變故託以問疾而來也　太祖待夢周如初和白
太宗曰誅夢周此其時矣復曰　公怒可畏奈何

士之一作之卒

太宗曰機不可失 公之怒吾當陳大義以慰解之更命英珪至 恭靖大王邸取劒要於路邉呂敷等數人隨之夢周入不留卽出 太宗恐事不濟欲親往指揮出門有麾下士之馬具鞍在門外遂乘之馳至 恭靖大王邸問夢周過否曰未也 太宗更授方略而還時前判開城府事柳源死夢周過弔其家故英珪等得備兵器以俟之夢周至英珪馳擊不中夢周顧叱策馬而走英珪馳及擊馬首夢周墜而走呂等斬之 太宗入告 太祖大驚而興震怒曰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爲不知乎

予欲仰藥而死也 太宗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合
坐而待亡明日 太祖遣希碩啓王曰夢周等黨比
罪人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夢周已伏罪請召浚誾
等與臺諫辨明王曰吾將出臺諫于外時 太祖因
怒病劇至不能言 太宗與諸叔兄議遣 恭靖大
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乃下
臺諫于巡軍獄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鞫問旣而
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官
金士衡等鞫之左常侍金震陽曰夢周李穡禹玄寶
遣李崇仁李種學趙瑚嗾臣等劾之於是囚崇仁種

學瑚于巡軍旣而流震陽及右常侍李擴右諫議李
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弘司憲執義鄭熙掌令金
畝徐甄李作李申及崇仁種學于遠地

上書　　　　　　　　　　　　　　　　　　權近

自古有國家者必褒節義之士所以固萬世之綱常
也王者舉義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之不附者罪
之固其宜也及大業旣定守成之時則必賞盡節前
代之臣亾者追贈存者徵用優加旌賞以勵後世人
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　國家應運開國
三聖相承文致太平而褒賞節義之典尚未舉行庸

非關與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蒙 太
上王薦拔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於 太
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
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猶專心所事
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
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追贈之文天祥死於宋而元
世祖亦追贈之夢周死於高麗獨不可追贈於今日
乎乞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世 上允下

請從祀文廟疏略 大學生權碩等

皇天眷佑迺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挺超卓之資蘊

經濟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講說發越
默會奧旨暗合先儒忠孝大節聳動當時制喪立廟
一依家禮文物儀章皆其更定建學設教丕興儒術
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

議得　韓世桓柳雲等

吾東方歷世雖久其間儒者率以文章相尚莫知所
以爲學而獨夢周超然自得於心倡明性理之學誠
所謂東方理學之祖其從祀文廟固無愧矣

文廟從祀　賜祭文○正德丁丑 奇遵製進

嗟惟東國聖學久絶倫紀不明治敎攸劣士無定向

世之良俗百代紛昏大道閉塞公生麗季挺然獨立
志存明道身任重業唱以當作倡鳴理學爲東方宗上探
不傳下啓羣蒙一洗陋學濬發濂洛文章道德設施
制作王佐之才天人之學體無不立用亦有方斥絕
異端培植綱常萬古斯道越賴以明念惟後學是尊
是刑君子之澤施及寡國百世在後功爲不極有功
不酬何以崇德予惟道學懋興斯文遵率不淑厥趣
以紛振作之幾益宐隆師玆據古例參考典儀從祀
文廟公宐安之神明孔昭有誠斯存自今欽享世世
彌敦

崧陽書院　賜祭文萬曆乙亥

王佐之才理學之祖生丁昏季厥施未普吾道之東寔由公始橫竪之說朌合胡氏求仁得仁實見得是臨難舍命乃其細事惟我　祖宗用是嘉奬追以爵謚配聖有享顧予凉德望道有爲言念前脩恨不同時粤瞻神嵩下有故基歌哭之斯風範攸存祠宇旹成衿佩盈門教澤未艾推崇宜賁旣儆紫陽額以四字爰具菲薄特伸報祀從臣代予庶冀格止

臨皐書院祭文　　退溪

嗚呼我東一隅箕子所臨追世陵夷大道湮沉不有

先覺孰淑人心革命改物天地大變惟聖合天旣應
帝眷不有大忠民彝孰見嗟我夫子天挺人傑希聖
之學拄天之力入則惟孝出則惟忠遭世孔棘蹇蹇
匪躬聘隣服頑朝天感　帝盡瘁經綸輿替補敝厦
顚木支河決航濟從古英雄運去無成泰山義重鴻
毛命輕我　朝盛德褒典甚寵爰命禮官從祀聖孔
上自國學下及州縣享右儀式洋洋丕顯矧玆古川
夫子遺墟迄迄沃野混混淸渠有儼梓樑有讃孫公
高山景行感激人衷盍建祠學明示欽崇恭聞聖宋
書院創制以尊先正以範來裔大明吾道於斯最美

我　王遵式許彼豐始我不承奮一方之恥曰遂應
生允良諧議于胥斯原出財敦事鄉閭列邑莫不喜
施作廟翼翼其堂舍秩秩百爾求備功未易訖遠于方
伯陳聞　天陛頒書賜額化原光啓更幾星霜屢告
成功乃卜吉日將事廟中同好鼎來肅肅雝雝樽俎
淨潔黍稷苾豐其香始升若覩英風嗟我夫子海東
儒宗來者不幸未及論著當在泮宮橫豎說語我尋
其緒無所徵據惟視所就先立其大天綱地維萬世
永賴學求如是道之準程菁莪樂育發揮遺經闡教
是務弘道爲榮匪仰夫子誰作主盟神之格思監我

中誠歆我酒食惠我光明自今伊始世世惟寧

臨皐書院春秋享祝文　退溪

學造天人忠貫日月光前啓後永世無斁

摹遺像將奉安臨皐書院祭文　子孫等

道源洙泗學接濂洛長夜日月歲寒松栢梁木已頹不斬者澤百世之下孰不景仰羹牆慕切刻厥遺像秉彝好德非唯後昆臨皐有址君子思存築室無及樹祠維新雖曰如在何以妥神于以求之于家之廟丹青尚存肅肅其貌曾欲百身今胡一真奉先則我何假於人公共是道難私其親謂水在是尚云不然

欲專于廟何異得泉爰涓吉日恭摹儀形其新如舊
有儼其靈天之未喪文不在玆是依是安永享千期

畫像移安崧陽書院祖祭文　子孫等

學倡性理忠貫日月國有褒録士知矜式睠玆舊宅
在彼古國宮牆蕪沒久矣樵牧拓開祠宇適丁今日
事必有待道不終否陟降在玆有儼祀事爰寫舊眞
不爽毫髮衣冠高古風彩凛烈如聞謦欬悅接面目
擧世起敬剏在所出于彼新廟將以奉安西郊祖送
瞻拜盤桓返于故居萬古無斁奠此清酌庶幾歆格

祭鳳陽郡李氏文　門人下季良等

念惟生等師事文忠鑽仰竭才以承擊蒙而霑子視義兼於恩高山安仰逝水沄沄烈烈文忠王氏之臣我 后褒之式是後人凡曰有生孰無一死草木以腐湮沒誰記赫哉英名窮天不隳嗟嗟痛慕何日而忘瞻容末由報德無方

諸家記述 舊本祭李氏文下直書叢話等諸條雖不敢變動舊本書此四字以別之

高麗文士皆以詩騷爲業惟圃隱始倡性理之學

成俔叢話 下同

圃隱學問精粹文章亦浩瀚麗季爲侍中以盡忠輔
國爲己任革命之際天命人心皆有所推戴公獨

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有僧素與相識者告公曰時事可知公何膠守苦節公曰受人社稷豈敢有二心吾已有所處矣一日梅軒權遇往謁適又出弔隨而出洞有武士數人帶弓箭橫過馬前者呵卒辟除武士不避之公顧謂梅軒曰君速去勿隨吾行梅軒猶隨之公色怒曰何不聽余言梅軒不得已辭歸俄有人來云鄭侍中遇害矣

當麗季國勢岌岌有僧贈圃隱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流涕曰嗚呼其晚也其晚也　徐居正詩話下同

多景樓詩卞季良云圃隱豪邁峻壯横放傑出氣象
槩於是詩見之

淸心樓詩鄭麟趾云古今題詠者多終不若圃隱一
絶閑遠有味

奉使日本五言律不獨爲功名下金宗直云志節落
落可陵魯連

或戲圃隱曰人言子於朋友讌飮先入後罷能飮酒大
遲圃隱曰誠有之少在鄕曲得一盆濁醪思欲與
親戚朋友一歡今旣富貴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吾豈悻悻然哉　徐居正雜記

圃隱臨命之歲春月嘗訪友友不在卽就花階折花吟賞因起舞呼取酒來主媼以梨花酒一大器進卽盡飲又索一器飲立盡嘆曰節物如是惜也風氣甚惡甚惡公登溷必移時得詩句則於廁上取筆硯書之夫人問曰近日何不廁上作詩公愀然曰詩思也沒

曹伸瑣錄

正德十二年某月日立墓碑其文乃寶文閣提學咸公傅霖所撰行狀也嗚呼公之事業固已輝映史冊其磊落大節與日月爭光於宇宙間自不容泯不必碑爲然碑可無而墓不可不表也後之景仰

其遺風者徘徊丘隴纍纍皆是苟無碑而表焉則孰能知其公之墓乎況子孫之承其餘澤者乎然則碑亦不可無也　玄孫熹

惜乎喪亂之餘所著詩文遺失殆盡使來學不得尋其緒論其幸存一卷集中所錄讀易觀魚冬至浩然等篇皆性理之作也自古聖賢之傳道亦不在多言堯之傳舜不過曰允執厥中舜復益之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淵源則於數篇之中亦足以見先生之學也其推爲東方理學之祖不亦宜乎嗚呼高

麗之季箕化已遠大道湮沒一時君臣迷惑於異端而唯吾先生挺然獨立於衆楚之中以扶吾道闢異端爲己任非有所得於心能如是乎雖比並於濂洛眞儒無愧而其有功於東方則與孔子無異焉若其忠孝大節特道中之一事耳

古川一鄕士論

中廟朝己巳十月日特進官李堣啓趙之瑞妻鄭氏之節鄭氏乃忠義伯鄭夢周曾孫世家山陰之瑞登第後娶焉燕山之朝之瑞自東宮時常諷諭切至深中其病燕山每憚惡之及甲子夏與鄭誠謹

同時拿致之瑞自度其難免舉酒與鄭氏訣曰當
以死自保已而趙公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
於歸其父曰家已敗矣盍還其本宗以觀其終鄭
氏以義絶之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
豈空中負且亡人之妾別有第舍可以往依遂抱
神主詣其家朝夕哭泣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卽抱
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至數日以終三年反正之
後遂復舊家奉祀事如常一邑稱之堣時爲晉州
牧使詢諸鄕黨里民皆曰然故嘗 啓聞立旌其
門有是哉以忠義伯之後來配伯符矣死無二以

全婦道不係世類雖曰尚矣源清之流表正之影豈無所關哉

李耔雜記

圃隱先生集卷之四

圃隱先生詩集跋

吾先人所著詩文不爲不多然自以不滿其意旋作旋棄而間有收錄亦且不少不幸遭家之故遺失殆盡今所存者特百中之一二耳其使日本所作只得叔父司宰令蹈所抄錄十三首而已餘皆逸又其平日所作爲諸家所藏者及　洪武丙寅奉使　大明行錄皆門人咸平定公傅霖所鳩集而歸之者也宗誠又得若干首摠三百三首先人四赴京師俱有所作丙寅之錄幸賴書狀官韓文烈公尚質手錄而不失餘則不傳焉深恨如文烈公者世不多得也宗誠

幸奉遺體悲不自勝遂正其差謬次其先後藏之巾
衍久矣越 正統丁巳秋我 主上殿下徽覽嘉嘆
命右承旨權採序其卷端以示褒奬之意 恩出望
外驚感無措豈唯小臣感激思效萬一冥冥之中亦
必有感泣而圖報者矣於是倩工鋟梓以壽其傳庶
幾益廣我 聖上褒節義重文獻之 大德於無窮
云 正統四年己未三月日折衝將軍龍武侍衛司
上護軍兼知兵曹事男宗誠謹跋

圃隱先生詩集新溪開刊跋

公之大節著於 太宗大王之褒美公之詩文見於前後諸公之詠歎其不偉歟今我 聖上復奬節義之臣誕擧錄用之典以激勸萬代之人心公之玄孫世臣首膺 寵命倅新溪縣載念公之性情所發乃在詩集鳩工壽梓以廣其傳庶幾旌異之礼忠貞之銘同歸於不朽爲人子孫篤好祖先道義不墜永世其意蓋可尚也已 嘉靖癸巳仲秋下澣判書柳溥謹跋

圃隱先生集跋

大厦將傾而一木扶之滄海橫流而一葦抗之知其不可而猶且爲之者分定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分者何也天之所以命物而物之所以爲則者也然則木之支厦分也葦之抗海分也臣子之忠孝於君親而竭誠盡節以至捐軀殞命者亦分也學者學此而已知者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盡此者聖勉此者賢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得喪禍福隨其所遇而吾心安焉若夫時之不幸勢之難爲則君子不以

爲病焉圃隱鄭先生以義理之學爲諸儒倡當時翕
然宗之今其微言緒論雖無所尋逐然卽其所就之
大者而觀之則其亦求盡乎性分之內而不願乎其
外者歟不然何其見之明而守之固決之勇而行之
果歟嗚呼先生在家爲孝子立朝爲忠臣迫乎麗運
告訖天命去矣民心離矣　聖人作萬物覩一時智
能之士爭欲乘風雲之際依日月之光以求尺寸之
功孰肯以王氏社稷爲念哉惟先生挺然獨立於風
波蕩覆之際確然自守於邦國危疑之日義形于色
不以夷險貳其心旣竭其力之所至不得則以身殉

之無所怨悔豈所謂知其不可而猶且爲之者耶然
先生一死而天衷以位人極以建民彝物則賴以不
墜斯固心之所安而分之所定於先生何戚焉或有
以先生周旋亂世不早潔身爲疑者孟子曰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先生有焉由其如是故不屑
屑於進退出處之常以委身處命於昏亂之世盡瘁
宣力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其忠盛矣任高麗五百年
綱常之重於前啓朝鮮億萬載節義之敎於後先生
之功大矣先生爲相雖值衰季不能盡展經綸之業
而宏綱大目皆已略擧噫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

年一見者王炎午之所以稱文山也稱於先生亦可以無愧矣自先生旣没其道益著顯于世所以流澤生民裨益新化者不一而足 太宗大王命襃贈先生爵謚 世宗命列于忠臣之編 中宗又命從祀中外文廟其後又於先生所居建書院 賜額自古人君於前代死節之臣存錄崇奬未有如我朝 列聖之惓惓者蓋盛德事也而先生之遺風餘烈感於人心愈久不替者亦可見矣 萬曆甲申秋 主上殿下命芸閣印先生文集先命臣校正訛舛且跋其後臣承命祗恐謹取諸本及覆參證舊本元有詩文

三百三篇乃先生之子宗誠所編近世開城本又添載用李供奉韻二首送宋正郎按廉慶尚道一首館本又有金海山城記祭金得培文請勿迎元使疏今臣又得次李太常韻賀李遁村子之直登第三絕原州牧使河允源詩卷分韻賦詩一篇題圓證國師語錄跋一篇而與遁村四書雖斷爛不全亦審其出於先生無疑故幷取之摠詩三百八篇讚銘文辭十三篇館本以五七言詩分類編集然宗誠旣云次其先後則後人不當遽改元本故今悉依舊本爲正只詩文錯出淆亂故以畫像讚以下八篇爲雜著而別之

其所新得而不載於三本者別爲拾遺而附于後三本舊無目錄失編書體今爲目錄并其首館本有附錄一卷而未免冗雜今以史傳行狀及諸賢寄贈後人敍述祭文各以其類編之其他紀載煩複無甚發明得於傳聞難委虛實者間亦刪去於是先生始終大致始稍明白可觀矣嗚呼世稱先生爲東方理學之祖而遺文散亂亥豕莫辨豈不爲後學之所慨而斯文之羞歟今 殿下是舉誠出於崇重先儒扶植節義激勵人心之美意也顧臣謏聞淺見不足以稱塞 明旨於萬一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古今之殊哉是集之行將見忠孝之道蔚興於東方各盡天賦之分以爲國家無疆之休也審矣臣不揆愚陋樂爲之言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柳成龍奉 敎謹跋

圃隱先生集重刊跋

書院諸生一日來見余起而言曰我圃隱先生詩集之傳廣矣有新溪開城及館本然三本互有得失所載年譜亦皆踈略舛錯故相西厓柳公成龍奉　聖教考正讎勘文字援據事蹟頗精博重刊于本郡壬辰島夷之變蕩然爲灰惟書院所藏一帙諸生擔之而走間關山谷以得保而亦不免有墜失徧求士人家得一舊本以補闕遺然後始爲完本生等思所以壽其傳以是請于方伯柳公柳公深嘉其意適吾郡守黃侯新莅官議以克合遂鳩工鋟梓方伯又慮一

邑之力未易蕆事今慶州分其功未數月而告訖願
吾子一言以記其末好益不敢當曰先生學問之邃
道德之奧非謭陋末學所可窺測好益何人也而敢
闡揚吾先生爲不知而妄作不亦近於吳才老之論
古音乎諸生請之不已好益不得辭遂再拜而書曰
吾東方素稱有禮義而獨文獻之傳未有聞焉其間
非無鳴世之士蔚然爲一時儒宗者亦代不乏人然
而或以文章或以訓詁至論其格致誠正之功眞知
實踐之效則未免有愧於古聖賢之所謂學者先生
生于昏亂之際老佛之叢慨然以斯道自任觝斥巫

鼓扶植名教不由師傳超然獨得若吾先生者真所謂豪傑之士矣竊嘗聞之朱子四書集註行于東方無有知其義者獨先生剖析精微爲之訓解及雲峯胡氏四書通至所論皆合時人始服先生之深於道學矣夫雲峯深正饒氏之非發明未盡之蘊使吾朱夫子之說得大明于世其精詣之極獨見之妙有非言語文字之所可至而先生之見得與之合則先生之所造可知而欲求先生之道者求之雲峯足矣又嘗論雲峯之學得之私淑又與定宇翁爲友其淵源所漸遠有端緒而先生以渺然遐裔之人上無授受

之得旁無講習之益而獨能默契其妙此則非雲峯之所可及者佔畢齋獨推先生以爲吾東方理學之祖者其亦有見乎此歟至如壁立萬仞視死如歸者誠亦有所本而非所以論先生矣惜其平生論著無有存者而花草一部僅傳于世豈以義理難明而詞華易知故世獨傳其可知者歟可歎已雖然鴟鴞烝民之作夫子嘗稱之以爲知道而孟子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然則詩之教其可少哉而先生一吟一咏無非性情之發而憂國愛君傷時感物出處去就好惡悲憤一寓之詩讀之令人感發而興起非如

詞客輒人物象爲骨刻琢爲工掐擢胃腎務爲新奇以悅人之耳目者而已嗚呼此亦足以知先生之道乎今諸君用意旣勤而方伯之樂乎善太守之勇於義使先生溫柔敦厚之傳久而不墜而得爲敎於一國足以見尊道之盛心而亦可謂知爲政之本矣讀是編者誠能置心平易如橫渠之說徐徐玩味如朱子之言雖一事一物之微一字一句之義而必求先生之所以用心反覆涵泳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則秉彝好德之心油然呈露而自不可禦以之邪可以閑以之善可以勸是則先生之敎不爲不至而學者之

得亦未必不深深矣不然徒求文字之妙不思用意之
深竊其聲響獵其葩藻以爲鏤氷畫脂之資而已則
已失先生爲敎之本意而亦非方伯與太守之所以
望於後生者後生勉之哉柳公名永詢黃侯名汝一
萬曆丁未暮春下澣後學夏城曹好益謹䟦

漫画

11